



五月的農村

詩長征叢書之二

著

海星詩社出版

1

KBC
IG
226
88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MG
I226
188

——詩長征史料之一八——

成都新報 (文化長征專號)

送影痕詩人二萬里文化長征！

聞 達

影痕，畢竟你勇敢，
二萬里征途是多麼的廣闊，
負着你的詩囊，
唱着你的詩歌，
翻重山，
涉河川，
在雪原上，
在狂風里，
在重霧里，
一步，一步地，
走過，一個個陌生的村莊；
那些人們乍見到你呵！
誰不猜疑？
誰不驚奇？
——鄭中先生吧？
——傳教牧師吧？
不，不，
偉大的詩人呵！
一串串的孩子們，
跟在你的背後，
高興地，狂喊！歌唱！

朋友！
你本身就是一首壯美的詩呀！
擲掉官印，
擲土詩囊，
你仍是黑夜的流星！



3 1774 7189 7



(1)

(56)

你像是茫茫海面上——一點白帆！
遼遠的原野上，
印下，你底一串足跡，
——北極到南涯是那麼地長！
留下，你底歌聲，
在這遼闊的空間，搖盪！
永遠地，搖盪！
永遠地，延長！

烽烟瀰漫，
砲火正酣，
詩發在你的背上，
朔風掃過你的胸，
黃昏里，
星子閃爍，
今晚在那兒投宿？
明朝在那兒展翼？
把敵人的殘暴，
儘量地，用筆尖去揭露：
——那幅
「鬼子一剗刀扎了她的孩子！
抱住她，咬她底乳房！」
是多麼驚心動魄！
把後方生產的情緒，
儘量地，用歌聲來鼓盪：
——那幅
「啊！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齊幹！……………」
是多麼的熱情奔放！

「展期一天吧？我們的詩人」！
各地方的人們，都希望
多得着一天的瀏覽。
那末，北極到南涯的時間，
會和空間一樣遼闊！遙長！
——從冰天雪地里，
春天的花兒開放，
夏天的烈日高掛，

秋天的桂花飄香，
啊！艱苦是百分的！
收獲也是百分的！

朋友！我們分手了！
我站在西北的高崗，
看着你走上偉大的銀幕：
那起伏的秦嶺！蜀道！
那澎湃的長江！珠江！
你底詩藝漸漸地加沉，
你的步履漸漸的艱難，
我相信，
你底精神愈走愈興奮，
你底歌聲愈唱愈嘹亮，
架起南北文化的橋樑，
聯合起南北民族抗戰的力量。
——「爲了祖國要這樣幹」！
舉起了詩壇的烽火，
把黑暗的世界照個透明！
高吼起雄壯的嘯聲，
敬那些鬼魔喪胆！
用力揮吧——你那銳利的筆鋒！
掃盡人類的和平。
朋友！奮鬥到底！
我準備負一甌曼安的貴妃名酒，
我們預期回到首都聚首暢飲！

一九四〇元月於西安送影痕詩人踏上二萬里文化征途之前夕。

(5)

渝 2352

——詩長征史料之六——

西京日報（西安版一九四〇，一，九。）

街頭抗敵詩畫展覽觀後

銅 鈴

在街頭詩畫展覽會開幕的那一天，我抱着滿懷的好奇心去參觀。因為我從來未曾聽過詩畫在街頭展覽。當我到會場時，觀眾已擠擁地在那里欣賞着，有軍人、學生、小販、脚夫。有的放下他們的担子，有的還牽着一隻毛驢子在那兒入神地看着，默默的吟着那一首首的詩。

會場是在鼓樓底下的甬道，兩邊壁上釘上一張張用綠色紙托底的詩。隨着每張詩有一幅或數幅圖畫，畫裏描寫着詩意，因而使觀眾有更進一層的領會與興趣。

長詩有「青紗帳里的太陽」「五月的農村」和「殺人交響曲」等。在「青紗帳里的太陽」裏作者把華北戰區裏的游擊隊寫得活生生的，而「五月的農村」裏作者把戰時農村的封建勢力給予抗戰的障礙與遺害，寫得淋漓盡致。這倘若不是曾親歷其境的話，無論如何不會產生這樣真實的作品。至於「殺人交響曲」，作者很勇敢而又很細緻地，把一幕幕人間最悲慘最瘋狂的戲劇搬到紙上。同時句調又是那麼大衆化、通俗化，難怪當時連脚夫都在那兒看得津津有味。還有很多學生很感興趣的在那兒抄錄詩句。不過最好能够增多一些短詩，同時那些詩要用墨汁寫大個的字，否則擠着十幾層的人不容易看見。至於圖畫，我覺得有些還未能盡量地把詩意表現出來，這點也值得注意。

（ 4 ）

像這樣的一個展覽會，在目前的確是很需要，因為牠的性質是大眾化的，牠的任務是使羣衆領悟敵人對我同胞所施行的一切毒辣手段，和我國民衆的英勇抗戰的事跡。它不像藏在玻璃宮裏，只供一般游閒的人去欣賞的藝術。它是文化宣傳最能收效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像這樣的一個展覽會能很廣泛地啓發下級勞苦大眾。所以他的任務比藏在玻璃宮裏的藝術更偉大，因為牠是站在時代的最尖端。可以說它是一種新啓蒙運動。

所以像這種形式和富有大眾化性質的展覽會，在目前不特很需要，而且最好能够循環不息的舉行。這任務當然是有賴於文化界與藝術諸公的努力。

——詩長征史料之一三——

成都快報（文化長征專號）

文化的新生

謝逸樵

——歡迎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

抗戰已經達到了第三個年頭，我們從各方面來觀察，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在逐漸改進和調整中，並已顯示出長足的進步，但是我還常聽見朋友們說——自然不是在文化界服務的朋友們——「文化界太落後了！一些所謂文化工作者，只敢在後方辦雜誌却不敢上前線」！這些話我不願加以辯証，因為事實才是最有力的証明，抗戰以來，有很多文化團體到前線服務，有多少同志甚至犧牲了生命，這些都是事實。前兩天，步行二萬里文化長征的「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由北戰場步行到成都來，更証明我的話沒有錯誤，更足見一般文化界的朋友們，並沒有躲在象牙之塔裏去做謳歌的美夢，而忘記了大敵當前，共赴國難的責任。

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的同志，大多數都是我的朋友，影痕是我的同學，他們冒盡千辛萬苦，忍受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艱難，兩年來，他們的足跡踏遍東戰場北戰場，深入敵後農村，作抗敵的詩畫宣傳，這種精神是令我們佩服的！這次來到後方重鎮的成都，帶着整千幅血肉寫成的珍貴作品與成都的人士相見，無疑的可以得到許多收穫，掀起一般人對抗戰更深刻的認識，在這里，我們除了深表敬佩之外，更希望他們能完成長征的偉舉，並進一

步把抗敵情緒傳播到南洋一帶和海外去！

後方重於前方，精神重於物質，最後的勝利不專恃於堅利的武器，而尤賴於堅苦的精神！抗戰到現階段，在軍事上我們已操着絕對有把握的勝利，所以對精神方面，更須鼓動奮發，來幫助勝利之來臨。「詩畫展覽會」，就是能負起這種任務的工作團體之一，他們不擇地點，不拘形式，隨處都可與人們接受宣傳的機會，這效用，比一般普通的宣傳不同，因為它是街頭的，大眾的，深入民間的藝術。影真是一個熱情的愛國詩人，前年歸國留日同學從南京到廬山受訓的期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過去在東京，他曾開過一次國際詩展，國際人士對他很好的批評。前年他們第一次在漢口展覽時，可惜我已經到江西去了，後來朋友來信登及，深以未得親睹為憾！這次很偶然的他們又從北戰場來到成都，並帶來了大批作品，渴望了兩年多的欣賞機緣，一旦到來了，叫我怎樣不欣喜不發狂啊！

抗戰已到了今天，無論甚麼人我們都需得在「抗戰到底」的旗幟之下，緊緊的攜起手來，尤其是文化界的朋友們，更須得密切的連繫，才能收到真正的功效。在「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來到成都的今日，我謹以成都文化工作者之一員的身份，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更希望各方面的朋友們，都能對他們緊緊的握起手來，共同在「抗戰建國」的大道上邁進！

——詩長征史料之二——

力報 (衡陽版一九四〇、一二、一五)

——在轟炸後的：——

詩畫街頭展覽

——本報記者王一帆——

〔本報特寫〕早幾天，衡陽各家報紙，都登載着這萬里文化長征詩畫街頭展覽，在衡陽展出的消息。同時，衡陽文化界的人，也會見了來自西北戰場經過大後方各個城市的二萬里文化長征的一位戰士，彭宸先生——一位風塵僕僕，蘊藏着無限熱情的青年。當這個在衡陽屬於空前的詩畫街頭展覽的消息傳播以後，似乎在靜靜的衡陽，起了一個微波，這微波激動着每顆沉寂的心。

十四日的下午，金黃色的太陽，還熱烈地親吻着大地時，從城市跑到郊外的人們，都懷着滿腔的憤怒，攬起他們帶出的行李，憤恨地走向兩小時以前被敵機轟炸的行衡陽。

從各個山頭各處田畦及大樹木的人們，無條件地組織成的激流，流向大西門的正街時都被一張很大的紅紙上的「詩畫街頭展覽」的字跡吸引住了，立刻一個，兩個，無數個，男的，女的，學生，工人，軍人，小姐，太太，一直到黃昏的時候，他們翻攆着。伸長着頸子，站高了足趾，望着牆壁上，用各種不同的綫條，顏色所繪成的各種動人的圖畫。

「他媽的，鬼子太可恨！」

「幹！和他幹！」

「她媽的，今天又炸我們！」

由於轟炸所激起的憤恨情緒，在他們看過，這些動人的「青紗帳裏的太陽」「六月流火」「五月的農村」及「黃河的激流」以後，更激動着他們和她們憤怒的火燄！

一個傳着一個，人們更如潮水般的流向大西門的正街，當負責人等到黃昏去收回那些血肉寫成的作品時，未看完的人們，都着急的問了：

「怎末？便收了？」

「喂！慢一點收，這一張，我還沒有看！」

在解釋明天繼續展覽之後，人們才懷着一顆希冀的心，離開那靜靜的牆壁。

「他們是怎樣來的？」

是的，他們這一羣二萬里文化長征的戰士，是怎樣來的？

「兩年前」，他們這樣說：「我們看見敵人在南京，徐州及各處的暴行，爲了要激起民衆的抗戰意志和情緒，我們在漢口第一次展出，繼移到北戰場的太行山，中條山，參加實際的戰鬥，去年八月在晉城被敵人包圍，我們化裝了各種下層社會的人，才逃到西安。」

於是這一羣從苦鬥中重生的文化戰士，在西安得到文化同人的幫助以後，更應用着活生生的故事，寫出他們的詩畫，寫出黃河北岸農民的覺醒（見黃河的激流）及農民英勇戰鬥的故事，（見五月的農村）

「爲了祖國，我們不怕任何的艱難，困苦！」這樣，在今年的元旦他們又從西安出發，立下了二萬里文化長征的宏願，——我們到了秦嶺，山上的積雪很厚，尋不着路，「怎樣辦呢？」許多同志望見那滿山遍野的大雪躊躇了。

「不，我們要衝過去！」在會議中又通過這樣的議案，於是三十二隻足印，深深地踏着那白的雪上，而且在白的雪上，留下

了鮮紅的血跡。

他們這樣衝過了秦嶺，到了寶雞，又由寶雞步行三月餘到了大後方的成都，及轟炸中的重慶，在重慶大火中搶救作品，一位同志的左額被燒了！

我們有時餓飯，受冷，當我們離開重慶經貴陽到桂林時，身上的衣服，已不能禦寒，而且被爛得打出了肉。

爲了什麼？「爲了祖國！」這一羣二萬里文化長征的戰士，是在用他們的血、汗、淚，來喚起抗戰中沉迷的同胞：

「……」

南京有什麼好看？

在這夢一般的大後方，

每個人都是一樣，

「南京」在他們的腦海裏，

似已淡忘！」

他們大聲在高呼着人們，高呼着戰鬥，更用着他們本身的實際行動，來充實他們的號召。

「從西北到西南，

爲了祖國，

爲了祖國的文化，

爲了祖國的生存，

不怕任何艱難，困苦，飢寒，露宿，

我們要繼續苦鬥，

苦鬥，苦鬥，

完成二萬里文化長征！」

於是他們來到衡陽了，在詩班裏，他們是會告訴我們許多的英勇故事，而且會告訴我們：

「抗戰是爲了什麼？」

——詩長征史料之二三——

力報 (衡陽版一九四〇・一二・五五)

感想和希望

武石

——關於街頭詩畫的意見

「以文化長征溝通南北戰場的文化，並使之普遍深入於農村」，「我們要吃苦！吃苦！吃苦！能寫！能叫！能幹！能打！這才配得上一個時代的文化戰士。」這是詩畫二萬里長征的領導人彭德先生的話，也是他們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從武漢出發時的計劃中的目的和願望。二萬里是一個多遙遠的途程，溝通南北的文化又是一個多重大的任務，然而他們絲毫沒有畏懼地用「吃苦」來擔當它。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

詩走進農村，走上十字街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在中國他們也許是第一羣開路先鋒——實踐的工作者，算是給過去一切空喊「到民間去」的理論先生們一個有力打擊。

這次展覽會的出品在量方面說不十分充足，大概是在重慶街頭為敵人轟炸了三百多幅的原故吧？質的方面也是如此，因之不能不使我們感到無限悵憾。

在詩的方面，彭德先生的「十字街頭」「青紗帳里的太陽」「黃河的激流」「五月的農村」……和雷石檢先生的短篇，都充滿着熱情、刺激、啓示，是相當成功的作品。然而，就整個的詩篇里來看，我覺得，第一寫得太過於長了，使擠在人叢中的讀者，要去一首首地讀完那幾十行甚至幾百行的詩，實在是個太困難的事，不免會自然而然的減低了讀者的興趣。第二，在詞句方面也不够

「大眾化」、深奧了一點，如「交哺」「階層」「似已淡忘」……，這些都是一般文化水準比較低的人們所不易了解的。

在舊的方面，魯東的「家戶戶在逃亡……」，「青紗帳，青紗帳，又是五月的風涼。」和志誠的「破碎的爪痕」麥大非的「十字街頭」里的畫幅……技巧方面是純熟的，情感也比較濃厚，使民衆容易接受、感動，夢真的「一個破壞的古利」「恰如一個被難的耶蘇像」……在色調與構圖之筆觸等，是有着一種很深的西洋藝術的趣味的，可是除了使觀衆認為好看以外，並不能激起他們憎恨的情緒。志誠的「開墾吧！中國農民偉大的巨掌」，我以為應該在畫面上把中國農民的倔強、勇敢、樸實、有毅力……的典型的性格表現出來，使讀者一看，就感到中國農民在中國解放的鬥爭中，是負有怎樣偉大的責任！然而作者並沒有抓住這點，單用一種很輕鬆的色彩和筆法描出一幅抒情的輪廓，這是不夠的吧！「憎恨的火」那一張里面的那個老頭的舌畫得圓滑，紅潤，好像一個少女的臂膀，使那個老頭應有的深刻的悲苦表情，完全喪失了。這不能不說是作者「敷衍」的態度造成的。克羅與文博所作「五月的農村」里的變形漫畫，我覺得出現在街頭詩畫展中也是失敗的，因為，那樣的變形的漫畫的作風，一般對繪畫賞別生疏的勞動者們，不免會感到「變形」的稀奇，而好笑，我記得「八一三」以後我們會帶過一些同類的漫畫在蘇嘉路一帶的農村展出，使得一般老百姓東問西問，正如文樓畫的「她要起來作婦女的爭鬥，償還她們的自由！」那幅畫後面的那個長毛大眼睛的女人的風景一樣，不能使人們了解它的來由的。

總之，詩畫展這次在衡陽展出。無疑的是給了幾日來正當敵機狂炸的衡陽市民一個深深的刺激，提高了羣衆抗戰的情緒，教育了羣衆加強團結精神。不過嚴格點說來，詩有些還沒有做到街頭詩的形式，沒有盡量使之通俗。畫呢？真正寫實的東西還太少，不能充分地有一種力的表現，不能深刻地給予讀者一個永久

不忘的印象。詩與畫我都是外行，我的感覺，當然難免有些不妥當的看法。

末了，我想在這里還提出幾點希望：

一、這次二萬里的長征到今年年底要在它的終點——曲江完成了，可是從我們的詩畫的發展與運動上來講，還只能算是完成它的一部份！因之我們希望彭痕先生等更在抗戰艱苦的環境中，艱苦地來一個第二次二萬里的長征計劃，使中國的詩畫將來更有着燦爛的前途。

二、這次詩畫在北方是下過鄉的，在南方恐怕只到過幾個有名的城市吧？鄉下的廣大農民羣人概還不曾見過面，這是不會真正使之普遍深入於農村的。或許也是南方的客觀環境的影響所至，可是我們總希望在克服萬難的當中，今後能發動該會所組織的幾個分會，把詩畫更深的擺在農民的面前，去喚醒農民，教育農民。

三、我覺得在繪畫的方面最好能增加一種速寫將各個不同的地區的不同的風俗人情，描寫在畫里，反映到別一個地方去。在詩的方面最好也能增加一種民歌，真正把各地的民間文學挖出來，介紹出來，那末，對溝通南北文化的事業上，更會來得有意義些。

目次

五月的農村(長詩)

夜渡沁河

老頭

石磨

窩窩

紡織車

黃河的激流(報告詩)

礦工曲

哨望

休息的士兵

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船夫曲

報探

一個破壞的古剎

決堤

野火

逃亡

排河水影

木藥店

(全書一千四百行詩)

五月的農村

雨後初晴的五月天
一張純淨無瑕的蔚藍鏡；
水溪窪沼照着垂垂的楊柳，
印着遙遠的鄉村；
晶瑩的雨點，
灑遍了嬌嫩的麥田，
翠青的麥穗，
——一張可愛的綠絨氈！
五月的清風在麥針上吹着，吹着
吹成了一波一波的麥浪。

雨後晴快的天，
又是一輪炎熱的太陽。
急激的黃河泥水，
滔滔地流着，
河涯崩墮的聲音
洪洞洪洞响。
濺起了黃色的浪花，
誘動着河邊飛翔的海燕。

靛金的暮色浸滿了
黃河北岸的一片田庄，

農夫們荷着鋤頭，
挽着白天帶來的甌甌，（註）
三三五五的談天，
慢步地在阡陌上。
炎熱的太陽底下，
一天的辛苦，
他們最可愛的就是這一個暮色的歸途。
（註）甌甌是農民用的茶壺。

大頭（註一）趕着騾車，
二頭拾着牛糞（註二）
三頭却睡在載滿了麥稈的牛車上。
漫天的白雲，
黃河灘上的海燕，
在尋找着它們歸宿地翱翔。
他那個年青的三頭，
不懂得什麼叫做禮教的莊嚴，
只把聽來的那幾句抗戰軍歌，
返返復復的在暮色的夜空裡歌唱。

（註一）黃河北岸富大的農戶常有許多騾馬車，牛車，又名大車，僱用很多長工，即農佃，分大頭，二頭，三頭，大頭是趕大車的車首，二頭是助手，三頭是餵飼牲口的年青夥計。

（註二）黃河北岸，地土貧瘠，農民們出入常拿着一隻有柄的竹筴，拾牲畜糞。有的拿來當柴燒，有的用來作肥料。

淡墨色的村莊，
烘烘的點着一爐野火在燒飯，
黃金色的線條，
描畫出一個鴛鴦的臉形。
啊！這一個圍着白頭巾的她——
就是他們掌櫃的姑娘！（註）
她在那裡扯着一只大風箱，
焰焰的火光在拂映，拂映……
屋角裡的稈堆和柴枝，
變成了琥珀色的金黃。

（註）黃河北岸的農主和家長都叫「掌櫃」。

大頭將驛車趕到門口把糞一掙，
二頭接過糞來給他端飯，
三頭卻從驛車上慢慢爬下來，
那一位掌櫃姑娘，
看見他總是微笑地，微笑地，
親手給他端來一碗米湯。
那一碗米湯裡面，
有時偷偷放進幾粒花生米，
有時放進一隻大雞蛋。

有時他們回來遲了，
已經燒好了碗飯。
她總是獨個兒
坐在門口的石墩上尋望，尋望……
他倆是那麼純潔地，沉靜地，愛着，
愛着，
一對叛逆的青年。

鄉村裡的封建殘餘，
杜老學究
劉大叔，張鄉紳——
假仁假義的老色鬼，
抽大煙的地痞惡棍。
在街頭巷尾談論着，
鄙夷着，譏諷着，
怒罵着，
說他們是階級的乖戾，
禮教的叛徒，
一片亂子發覺，
就要將他倆捆着去祭祀河神！（註）
（註）封建習俗，黃河附近的村民，發見了私通的男女，
就要將他們兩個捆縛着在一起，掉下黃河裡去祭祀
河神。

滿口仁義道德，
禮義廉恥的杜老學究，
常常趁他的兒子不在家，
強姦他的媳婦，

暗地裡偷人。
鴉片鬼的劉大叔，張鄉紳，
敗壞家裡的孤兒寡婦，
擺着齷齪的鄉紳老架子，
剝削良產，壓迫農民！
這一羣封建的遺毒，
專制的魔王——
在中國的農村裡，
幾千年來的人食人！

他們走在路上總是搖頭擺腦，
論短評長，
他們以爲自己是超世的聖人，
君王裡的君王！
然而他們走過的道路，
村民總是掩着鼻孔，背過臉去，
他們的背後是
無窮無盡的憎恨的手指，
幾千萬道鄙棄的目光！

在這一個封建農村裡的三頭，
禮教的叛徒！
然而他的一出一入，
閭里間的年青少婦，
隣近的村姑，
見了他總是微笑地，微笑地，
一個同情的羨慕。
幾千年來牢困在監獄裡的婦女，
她們要來一個總的清算，
撕碎禮教的鎖鏈！
她們要起來作婦女的爭鬥，
償還她們底自由！

夜，是那樣的寂靜！
冰冷的月色浸透了整個村庄。
三頭起來餵牲口，
豆油燈灼灼的黯黃，昏黃。

他獨個兒在牛欄處
對着夜空的月亮，
想起了他悲慘的過往；
日兵攻陷了他的家鄉，
殺了他的母親，
姦死他的妹妹，
他父親的頭顱殺下來
於進了油缸。
他這一條賤下來的生命，
在異鄉裏逃亡……

逃亡，流浪，
何日才能歸故鄉？
他睡在稈堆裡輾來轉去，
夜夜失眠。
爲着幫人作長工，
夜裡起來割牲口，
一趟，兩趟，三趟……
好容易又挨過了一個天亮。

天角裡剛吐出一線魚肚的白光，
農民們又要開始他們的動作，
執着鐮刀，
挽着鋤頭，
趕着牛車，
做他們的農忙。
五月的溫風吹着，
麥穗變成了金黃。
務農鳥「割麥種穀，割麥種穀」的
飛翔着在天空叫哩叫喚。（註）

（註）務農鳥一名鵲鵲，又名黃栗留，是一種布穀的候鳥，一到麥熟的時候，在天空裡飛來飛去，老是「割麥種穀，割麥種穀」的一天到晚叫着，但一俟麥穗過後，就消失不知去向了。

農夫們僵僵着身腰，
閃動着快利的鐮刀，
在這一幅黃金色的油畫裡，

割着，割着，
一束：一束，
一畝：一畝，
有些在束着麥得束，
有些在裝着牛車，
牛車在阡陌上，
像流水般的來來往往。
五月的熱風吹着，
農夫們的身體浸滿了汗。
務農鳥「割麥種穀，割麥種穀」的
飛翔着在天空裏叫喚。

田洞裏，泥路上，
婦人挑着竹籠在送飯，
兒童送水挽着一隻隻碗，
小狗在跳，
大狗在叫，
人的忙，物的忙，
整個村庄在震盪。
五月的金風吹着，
麥草的香味透滿了農民飢餓的肝腸，
務農鳥「割麥種穀，割麥種穀」的
飛翔着在天空裏叫喚。

他們休息下來，
有的倒着碗喝水，
有的在抽旱烟，
有的在吃着柿餅（註一）
有的在吃着黏糕（註二）。
他們去年收來的糧食，
已給日本鬼子搶光。
五月的暑風吹着，
仇恨罩滿了每一個農民的臉。
務農鳥「割麥種穀，割麥種穀」的
飛翔着在天空裡叫喚。

（註一）淪陷區域，在日寇蹂躪之下，搶糧食，燒房屋，
人民的生活，實在無法過下去。吃的是榆錢，樹葉，樹皮，
觀音土等，柿餅是小米釀和柿皮混在一起曬乾的，平時
在南方拿來餵豬的，可是在淪陷區裡，有柿餅吃那就算是

了不得了了。

(註二)黏饅是拿未成熟的麥穗，又名麥泡，在石磨上碾成的，在淪陷區域，因常遭日寇的搶劫，糧食早沒有了，當麥尚未成熟的時候，就趕快摘來做黏饅充飢。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註)」

吭吭，吭唷，力，力，力，力。(註)

嫂嫂彎着身腰在割麥，

弟弟編着麥條繩麥束，

一束一束拋到牛車上，

叔叔阿哥拉着繩兒把車繫。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註)吭唷是勞動的呼喊。力，力，力，力，
是繫得車麻索的聲音。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大家出力大家吃，

莫圖僥倖黃金從天落，

我們農夫只靠自己的氣力，

一年辛苦在此刻。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把車繫，把車繫，

一家幾口全靠這一車糧食，

繫好車兒送麥場，

好讓婆婆姐姐去晒麥。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力。」

麥車滾過泥路上，
三丈黃塵如天幕，
露體的小孩蹲在浮泥的沙浪裡，
拾着牛車掉下來一條一條的遺麥。
「吭唷，吭唷，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
王老三的牛車滾進河水裡，
頑皮的小孩哈哈大笑把掌拍。
叔叔阿哥從麥車上跳下來，
農夫們幫他把車拖回陸岸側。
「吭唷，吭唷，力，力，力，
吭唷，吭唷，力，力，力。」

一束一束的麥稈，
架在晒穀場上。
交叉地，整齊地，
好一面偉大的天然圖案。
小白馬和老黃牛，
拖着石碾呀呀呀轉，
麥粒一粒一粒的壓下來，
這是他們半年來的血汗。
——這一箇石輪啊！
日本鬼子想把人類的歷史拉轉頭去，
我們卻要把時代的巨輪推進，
把人類的罪惡碾平！

男男女女，
千萬雙手的忙亂，
有的在掠耙，
有的執着禾叉，
有的在高高的稈堆上排麥垛，
有的捧着簸箕在簸麥，
有的拿着竹篾簾，
推着木車在牧場。
有的挑起一捆一捆麥稈往天空裡送，

太陽映照着金黃色的
麥穗在天空裡飛散，飛散……………

一送，一送，
一堆，一堆，
飛，跑，力，勳，忙亂，緊張……………
農夫農婦們的臉熱得赤紅發漲，
洶湧沸騰地滿身豆大的珠汗。
然而他們沒有半點嘆息，
他們怕的是「沒有事做的農忙」！
但是他們辛苦下來的收穫——
杜老舉竟要一斛大麥，
張鄉紳要一担白麵，
劉大叔却要十斤紅丸。（註）
三頭爲的是他的佃主，
農民爲的是他們的惡棍鄉紳！
（註）紅丸是吸食的毒品，嗎啡，鴉片之類。在淪陷區
裡敵人專用以毒化我國民衆。

夜，寂靜的寒宮！
澇河的水在叮咚响，
蛙聲，蟲聲，
夜鶯的飛鳴，
整個村庄滲透了，
農民們疲倦的鼾聲。
玲瓏月色洒過了
銀白色的稈堆一山山，
三頭獨個兒睡在稈廬里看場（註）
（註）稈廬是稈堆里挖成的窩窟，看場是莊稼的術語，收
穫時恐人偷麥，夜裡特派人在場上看守的。

朦朧的麥堆一山山，
稈廬裏是河堤上的蟹蟻。
農夫們三三五五的坐在石礅上，
閒談着今歲的豐年，
擦着火石抽旱煙。
年青的小夥子，
炒來一袋花生米，

喝酒，花拳，
在暗夜裏偷偷摸摸的飲食，
是農民們最快樂的饗宴。

夜已森森，
露水的珠兒，
點點滴滴的敷滿了黃河北岸，
像是一張冰冷的毛毯。
農夫們都已甜蜜地睡着，
準備着明天的辛勤。
三頭望着夜空裏的月亮，
想起了掌櫃的姑娘，
淪陷了的家鄉……

遠處的燈光在閃，
狗吠聲噓噓了湄河邊。
步槍的聲音啪啪……
「日本兵來了！日本兵來了！」
三頭敲打着瓦盆鐵片。
農人們從夢裡驚醒，
年青的執起了鋤頭斧鋸，
走出村莊外的麥田。
日本兵將曬穀場上的麥堆，
點起了一道冲天的火光！
農民們望着他們半年來的辛苦，
化作虛夢一場！

杜老學究叫農民們不用驚慌，
「反正誰當天下給誰納糧。
宣統是真命天子，
久亂之世一定要有君皇」。
劉大叔給日本兵領路，
看那家有漂亮的闺女，
那家有食肉錢糧。
張鄉紳將他自己的老婆送給日本指導官。
他想得到皇軍的歡心，
給他一個維持會長。

日本兵覺得他們像哈巴狗的可憐，
叫杜老學究給他抵腳掌，
賞給劉大叔一個死了的女人屍體，
要他當地行姦。
張鄉紳的老婆，
因為得罪了日本指導官，
打了他的屁股一千板。

反抗！反抗！
農民們憎恨的火把，
燃成了一條烈焰！
火的流，力的吼，
衝破了這個沉黑的天！
掌櫃的姑娘當偵探，
三頭被青年擁護做隊長。
千千萬萬的農民，
舉起了鋤頭、斧鋸、刀槍！
中國農民巨大的手，
牽成了一條堅強的鐵鏈！

一羣密蜂螞蟥，
千千萬萬枝利箭！
衝破了日軍的營房！
紙老虎的皇軍，
殺人放火的日本兵，
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
指導官的屍體，
切碎了拿去煮狗飯。

杜老學究，
劉大叔，張鄉紳，
這些出賣國家，
出賣祖宗，
出賣子孫的東西，
我們將他綑縛着，
在鐵頭台前。
人類的魔鬼，
專制的暴君，

民族的公敵，
他幾千年來的罪孽，
我們讓大家來審判！
千千萬萬農民的巨手，
男男女女的青年，
都要來喝他的血，
將他磨成肉醬！

封建的殘餘，
禮教的鎖鏈，
地痞，惡棍，
土豪，劣紳，
出賣民族的漢奸，
法西斯，
帝國主義，
侵略者……
鏟除！鏟除！
一切肅清！
在人類的歷史裡重現真理的光明！

古舊的農村，
已改變了從前的寂靜！
中國的農民，
已舉起了鋤頭、斧鋸、刀槍，
為民族鬥爭！
怨恨，復仇，鬥爭，反抗，
血，熱，力，流，
充滿了中國的大地上。
五月的烈風吹落，
中國的領土上點起了神聖的火光！
于黃河北岸東化工村。

夜渡沁河

夜，沁河之水是那樣的寂靜！
河面清清地吹送着秋涼的晚風。
天上閃爍着星星，
對岸閃爍着寒燈。
濃墨色的天界，
白光的沁河水，
震蕩着槽壁，船夫聲，
和馬的嘶鳴，
是我們的游擊隊伍，
偷渡着沁河的水濱……

沙灘上，架着步槍，
堆着燒飯的大鐵鍋，
担架的行列，彈藥，
排坐着我們的弟兄。

槽在唧呀作聲，船夫在叫喚，
馬在嘶鳴，
沁河之水是那樣的寂靜，
我們的游擊隊伍正在偷渡着沁河的水濱……

· 老 頭 ·

鄉村的集會上，
一個老頭在道旁擺賣花生攤，
整天寂寞地伴着兩隻粗大的破竹籃。
泥黑色的足，泥黑色的手，
泥黑色的臉上畫上幾縷沉重的哀怨。
流淚地回想起往年：

他還是有兒有孫，
有自耕自食的高粱田，
雖算勞苦一點，
大大小小的一家尚得溫暖。

今年的春天，
闖來了一度吃人的魔王。
殺了他的家人，
燒了他的茅房，
田莊變了日本的飛機場。

收獲了踐踏後的花生田，
僅僅得到兩筐。
挑到這一個小小鄉村的集會上，
擺賣在道旁。
屠殺後的鄉村，
稀疏的遊人羣，
已看不到紅衫綠褲的村姑娘。

寂寞地看著兩筐花生呆呆悵望，
清早到黃昏賣不到兩百錢。
綢紋的臉孔上掛著酸淚兩行，
淒涼地想起他的已往：
溫暖的茅屋，茂密的田莊，
活生生的妻子兒孫。
——今晚的那頓飯又不知到那里去商量？
南張羌集遶窠。

石 磨

樹蔭底下有個大石磨，
旁邊的古泉，
或個村姑在汲水，
嬉笑，談天。

影在水中，
水在叮咚响。
一個農婦執着搗筲，
搗着石磨上乳金色的粟粒，
黃牛在拖着石磨旋轉。
外邊是無涯無岸的高粱田。
好一個晴快的天！
好一個靜穆和平的農村！

○ 窩 窩 ○

暮色漸漸浸到每一個村落裡，將夜，
黯黑色的院子裡冒着一朵紅火，
鐵鍋裡米湯騰着一個個浪波。
二姐在擰風箱，
火煙騰着淚眼無法躲。
大姐捧着一盆玉蕉粉，
在放窩窩。（註）
小三在灶頭哭着，叫肚餓！
肚餓！肚餓！
是他們經常的功課——
中國的農村幾千年來都在挨着肚餓，
他們一年的勤勞，
換不到一頓飽吃的窩窩。

于東林聲。

（註）窩窩定用玉蜀黍粉捏成的，形如鳥窩，北方農家多放在米湯里當飯吃。

紡織車

月亮底下
一個老婦人在紡紗。
她的臉是那樣的蒼白，
恰像她手裡執着的棉花。
紡織車，
在悲哀地吟哦：
她的大兒給日本鬼子活埋，
她的媳婦強姦後被剝去兩隻奶，
她的二兒去當游擊隊。
獨個兒寂寞到深更，
伴着紡織車挨餓，悲嘆。
夜夜流淚地望著
破屋角上的月亮，默想——
她的二兒有一天會打勝仗回來！

黃河的激流

——報告詩——

雨後的高粱是那樣的油綠，清香，
——一盞天然的青紗帳，
對岸黃砂色的山却像是一張銅床。
它，是養育中華兒女的大搖籃。
黃河！是中國的天險，
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

黃河的風吹着高粱葉噁噁噁噁，
六月的人陽蒸晒着張老三的胳膊。
張老三手裡執着一柄鋤頭，
勤懇地鋤着他的高粱地。
小孫兒挽着一隻大茶缸，
到地裡來給他送飯，
離着遠遠便大聲叫喚：
「爺爺！爺爺！」
得意地告訴他今天吃大麵。
他的兒子在趕着大車裝牛糞，
他的女兒坐在柳樹底下打鞋掌。
黃河的水，
在急激地流着，流着，
反映着中國古代歷史的淵源。

格達格達轟……………
日本鬼子大砲機關槍，
圍住了張老三的村庄。
他想逃已來不及，
緊緊關上了大門。
他的兒子拿起了鋤頭，

跑到河灘去和鬼子抵抗。

幾支刺刀軋開了大門，
張老三給倭兵打了一巴掌，
暈迷地倒在地上。
他的媳婦被抓出兩隻奶，
撕破衣裳，
八個日本兵把陽具扯出來，
等待着輪流強姦。
吮她的臉頰，
抓她的乳房，
破碎的爪痕，
鮮血流滿了一臉。
他的女兒給日本軍官帶了去
不知影蹤。
他的孫兒砍去了半個頭，
剝去了兩隻眼睛。
房屋點起了火光；
全村變成大火場。
罪惡的火光照着黃河的流水，
黃河是中國的天險，
鬼子不能越過黃河邊。

張老三漸漸甦醒，
從煙霧裡爬出來。
看見他的孫子砍去了半個頭。
剝去了兩隻眼睛，
他的媳婦血淋淋的姦死在地上。
憎恨的火一幕幕的映在眼前。
望着自己的房屋，
變成一團黑煙！

他挽着一隻竹籃，
假裝賣燒餅。
偵探得日本兵駐在
十里外的一個鄉村。
回來後暮色已昏黃，
他高高地站在渡口的一個土墩上，

把自己的黑大衣脫下來，
穿上一條竹竿，
向著對岸不住地搖擺，搖擺。

對岸的河防部隊大聲喝問什麼人，
張老三說「我是老百姓，不是漢奸，
我有事情要向中國軍隊報探」
河防部隊划來一隻小木船，
張老三把敵人的軍情

一一對他說
月色是那麽黯暗地看不見對岸，
黃河的流水在叮叮咚咚响，
靜，靜，靜，
靜靜地，靜靜地，
大夜裡瀟墨色的天空，
中國的軍隊渡過了一船船。

張老三勇敢地，
帶著隊伍先頭領路，
包圍日軍司令部。
山坳，河口，村尾，村頭，
架起了機關槍和逼擊砲，
日本鬼子半個不能逃。
殺的殺，俘虜的俘虜，
裝運軍利品的車輛，
塞滿了道路。
黃河的水急激地流著，流著，
黃河的水變成了血流，
黃河的血流上，
飄浮著一具具敵軍的屍骸。

軍隊賞給張老三一千圓，
他流著老淚推辭不接受。
他說這些錢最好留著買子彈，
多銷滅幾個日本兵。
老百姓幫助軍隊是天分，
人民應該為國效忠。

張老三雖然兒子媳婦孫兒都沒有了，
然而他的名字爲軍隊歌頌着，
爲宗族鄉里崇拜着，讚揚着。
將來寫中國民族鬥爭歷史的詩人，
會記下一句：
「張老三是中華民族的好國民。」

雨後的高粱是那樣的油綠，清香，
——一幅天然的青紗帳。
對岸黃砂色的山嶺是一冊銅表。
它，是哺育中華兒女的大摇篮。
黃河是中國的天險！
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

黃河的風吹着高粱葉子噓噓唰唰，
六月的太陽蒸晒着張老三的臂膊，
他手裡執着一柄鋤頭，
在勤懇地鋤着他的高粱田。
鄉里的人都叫他張三爺，
爭着來給他送飯。
黃河的水急激地流着，流着，
反映着中華民族的偉大！

人類的真理在流着，
時代的巨濤在流着，
民族鬥爭的高潮在流着，
中國四千多年的歷史在流着，
黃河的水在急激地流着，流着，
流向了光明的領域！

于白坡渡口

· · 礦工曲 · ·

吭嘯嘿，吭嘯嘿，
打開山石塊塊都是黑，
黑的顏色是世界最美麗的金屬。
叮，咚，噠，……
用力開，用力掘，
山西一省的煤礦，
就佔全球四分之一！

吭嘯嘿，吭嘯嘿，
誰說三月便能亡中國？
日本軍閥是一根廢爛的賁公竹。
叮，咚，噠，……
用力開，用力掘，
抗戰已到第五年，
問你心服不甘心？

吭嘯嘿，吭嘯嘿，
抗戰建國同時都配合，
煤油鋼鐵是工廠機器的原動力。
叮，咚，噠，……
用力開，用力掘，
大家努力來生產！
大家努力來建設！

吭嘯嘿，吭嘯嘿，
中國資源永遠開不竭，
新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軸。
叮，咚，噠，……
用力開，用力掘，
共同建設新西北！
共同建設新中國！

吭噏嘿，吭噏嘿，
日本鬼子快來叩頭，
新的中國是一座堅強的鋼鐵。
叮，咚，咚……
用力開，用力掘，
建設新生的中國！
打倒日本的軍閥！



點點的繁星，
幾條樹影，
夏夜的天空，
是那麼寂靜，
華北的村莊，
一間茅屋的旁邊，
我獨坐兒在那裡暗望。
霎時吹來一陣，
夏空的晚風。
啊！中國的農村是
那麼的可愛，
中國的農民是
那麼的樸素，和靚。
偉大的祖國啊！
我在暗等着你
勝利的佳音。

○ 休息的士兵 ○

月色瀉滿的廣場，
像是一個大油鍋。
一株白楊底下，
站著幾個士兵，
拖著幾條長長的影。

他們談起家鄉，
受鬼子的欺凌。
他們談起今天的作戰，
多麼的英勇。
月色掠過他們的臉，
像一抹浮雲。
他們是那樣的親愛，
如同兄弟！
他們是那樣的團結，
同死同生。
廣壘上，
慈愛的晚風，像母親的手，
在拂着他們底軍衣。

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傳令兵從前線下來，
拿給我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一條字條上面寫着顫抖抖的幾隻鉛筆字，
叫我把這一件遺物送到他家里。

我拿這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悲慘和恐怖的感情把我呆住，
我記得他投軍的前夜，
他的母親那麼強硬的反對。

他母親哀求的流着老淚，
叫我勸他不要當兵去，
她守了幾十年寡，
就只期望着這一個孤兒，
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
叫她怎麼能夠活下去？！

爲了祖國的生存，

爲了抵抗侵略的帝國主義，
他常常說沒有國怎麼有家？
屈辱的生不如光榮的死！
一夜母親正在熱炕中，
偷偷和我攜手走進軍營里。

我們在軍營里訓練，
他的母親來了好幾次，
啼啼哭哭的要他重回到家里。
她向營長訴說她一生悲苦的身世，
夜夜流淚到天明，
都是爲了想她獨一的兒子。

他的母親又來了一次，
手里拿着一件新縫的夾衣，
她說恐怕他受寒，
裁了父親遺下來的那條縐紗被，
老眼夜夜在豆油燈下縫，
針兒刺破了幾隻手指。

此刻我拿着這件血淋淋的夾衣，
想起了那些可怕的往事，
恐怖和悲慘的心情把我怯住，
不敢把這件血淋淋的遺物送到他家里。
我將怎樣對他母親說？
「你的兒子已爲祖國光榮的戰死」！

我的心兒戰慄，恐怖，
在路上幾次想走回去。
——我不能告訴她！
這一件最後絕望的事。
——不如燒掉它吧！
這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我的足已經踏進了他家的門口；

我的口顫震的說不出言詞。
我害怕見他的母親，
我害怕這一件血淋淋的夾衣。

可是我見了他的母親，
她却興奮的微笑：
「啊，我真安慰，
我生了一個報國的男兒！」

○ 船夫曲 ○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軍隊過河去打仗，
咱們老百姓來撐船。
嚮哨，嚮哨，嗒，呵，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一船一船的子彈和兵馬，
運到河北去打回咱們的老家。
嚮哨，嚮哨，嗒，呵，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日本鬼子真兇狠，
炸決河堤淹死咱們千萬家。
嚮哨，嚮哨，嗒，呵，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誰說中國是一盆散沙？
一人一滴汗水就會匯成黃河。

嘯嘯，嘯嘯，咿，阿，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軍隊民衆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咱們聯合一起誓死救國家。
嘯嘯，嘯嘯，咿，阿，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日本鬼子是食人的惡魔，
比黃河的水災還可怕，
嘯嘯，嘯嘯，咿，阿，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大家起來保家鄉，
不讓鬼子越黃河，
嘯嘯，嘯嘯，咿，阿，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不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只有大家變魚蝦，
嘯嘯，嘯嘯，咿，阿，嘿……

渡黃河，渡黃河，
咱們爲了救國家，
生死存亡在此舉，
大家出力趕快撐。
嘯嘯，嘯嘯，咿，阿，嘿……

—·報 探·—

雨是淋淋地下着，
夜是森森，
淒迷的郊塞道路，
像膠醬一般的泥濘。
一分一寸的挨着，
行不到兩步又絆了一交。
手也破了，
足也破了，
血和雨滴着，
衣服和頭顱凝成了一個泥人。
透濕的身體在逼迫着我抖顫。
爲着祖國，
爲着我最忠愛的祖國，
我要去報告敵人的軍情。
雨是如斯不絕地下着，
道路是膠醬一般的泥濘，
我却要繼續地在濕淋淋的雨夜急急前行。
滂沱大雨之夜于黃河北岸大渠河。

一個破壞的古剎

一個破壞的古剎，
破碎的磚塊零亂地毀壞，
槍彈的破洞寫上了日本帝國主義，
猙獰的臉孔，
血腥的腐臭發毒。

那一個破壞的古剎，
堆着百五十八具屍骸。
屠殺！屠殺！

帝國主義的血手，
歷史的編幅已經永遠地
替你留下了一個黑色的記載。

侵畧！侵畧！
貪婪的暴君！
憤恨的火燃燒着每一個中國的農民！
要把你的骨頭磨成米粉。
他們的耳朵時時都在聽見
已死的父母妻子在呻吟。

鋤頭，鐮刀，竹竿，石塊，
像一羣蜜蜂般一齊飛來。
他們要保衛家鄉，
把人類的惡獸驅出國境之外。

現在那一個破壞的古刹，
站着兩個中國的游擊隊，
死，光榮的死啊！
無窮無盡的中國農民，
他們拿必死的決心，
償還了那筆血債。

決 隱

日本飛機在天空投彈，
炸毀了黃河的隱岸。
水，像萬馬奔騰，
黃色的舌頭，
一秒鐘捲沒了數十個鄉村。

澎湃，洶湧，
巨吼的聲音震破了天宇。

地球像要滅毀了，
死神之手在向我們撒下。

水的吼聲，
夾雜着慘叫呼號。
千萬的農民，
已葬身黃鯨之肚。

我急忙揩上衰年的老父，
一手挽着三歲的銀兒。
用死力與黃水爭鬥，狂奔，
微聞有喚我的聲音，
回頭一望，
我的愛妻在樹林裡，
我的半身已淹沒了黃水。
她在掙扎，
遠遠望着我流淚……

水漸漸浸到我的胸際，
老父的口鼻，
流着白沫，喘氣，
他要我就此與他分離。
他說，他年紀老了早晚要死，
只要我好好撫育銀兒。
銀兒是他獨一的孤孫，
我們祖宗的一口氣，
李家孤單的一點後裔。

水勢漸急漸大，
我拖着銀兒溺水。
一個巨浪打過來，
我和銀兒都碰進水渦裡。
我從水裡掙扎出來，
手裡已看不見抱着的銀兒。
幾次想在那裡尋找，
可是猛力的水勢已將我沖去，沖去……

(結)

是甚麼時候飄在一個山崗上？
我已力竭暈迷。
醒來只見一片汪洋無際的黃水，
浪波上露出遠遠的屋簷，樹頂，
飄流着糧桶，衣箱，木塊……
我凝視着一片汪洋，
想起了我的老父，愛妻，
和三歲的銀兒……

·野 火·

天空里閃爍着星星，
草原上伴奏着織女蟲鳴，
在我們鐵的步伐底下，
穿過了一個個淡黑色的村莊。

高粱葉擦在軍衣上噠噠噠，
軍用壺掛在腰間處處盪出叮叮聲，
在我們鐵的步伐底下，
穿過了一畝畝淡黑色的禾田。

。聯公辦英
與戰早丁等戰爭國

嶙峋的石塊懸吊着峭壁危巖，
山狼野豬的眼睛在遠處照射着金光，
在我們鐵的步伐底下，
穿過了太行山上。

滔滔的水在我們傍邊流，
靜默的夜空劃破了兩聲驢馬的嘶叫，
在我們鐵的步伐底下，
穿過了黃河的岸邊。

淡墨色的茅屋，
淡墨色的樹影，

淡墨色的禾田，
一塊一塊的閃過了我們的眼簾。

在一個淡墨色的禾場上，
疲倦的肢體特別覺得夜深的寒冷，
號音命令我們在這裡大休息，
同志們點起了一堆禾草取暖。

夜，是淡墨色的世界，
一團野火熊熊的燒破了夜的心臟，
同志們烘着冷冰的手，
小楊蔴着一隻蒸饅多麼甘香。

野火熊熊的灼爇
電樣的霹靂發在岸堆上，
整個宇宙里就只有這個地方看見光芒，
你看，分明的照出那匹白馬繫着榆樹幹。

疲累後的休息是最甜蜜的饗宴，
寒夜里的火更是愛的源泉，
同志們加上一些新稻秆，
爆裂的火星嘩喇地四處飛揚。

逃 亡

逃亡，逃亡，
一個亂雜的場面，
有的揹着大袱包，
有的提着滿筐沈重的麥稈高粱，
她們的臉色蒼白，
眼睛裡閃着驚懼的浮光。
——你莫笑她們累贅，吝惜，
只有農人才懂得珍貴他們的血汗。

娘們右手抱着孩子，
左手拖着孩子，
口裡喚着孩子，
心裡掛着孩子，
牽成了一大串。
小小的足兒好像驢蹄般的急蹶，急蹶，
你聽，敵人的砲聲又在後面！

道旁一株白楊底下，
歇息着走不動的人們，
在呼吸着他們的疲倦。
一個老頭在那裏嘆氣，
說他也曾想過誰當天下就給誰納糧。
可是皇軍到了他的家鄉，
宰了他的老牛，
殺了他三歲的孤孫，
強姦他的媳婦，
焚燬他的草房，
日本兵叫他們去修路，
不去就用槍打，
去，修完了路也一樣用刀軋碎頭顱。
像他這一條老命，
逃又逃不遠，
坐在家裏那就只有等待着死亡……………

後背趕來一羣逃難的人，
驚慌的臉孔上又是一陣騷亂，
男的提起他的袱包，
女的催着小孩「走啦！走啦！」叫喚。
偶然一個小孩啼哭，
四面八方的小孩就會發生迴响。
這邊也哭，那邊也哭，
哭着，哭着，
小孩的聲音在哭着：
「我要回家鄉！我要回家鄉！」

于太行山麓

潞河水影

渡潞河，渡潞河，
渡過太行山脚去討破鬼子的巢窩。
老百姓划木筏，架浮橋，
和尚擔架隊脫得赤裸裸的
跋涉在水中唱救亡歌。
駝驢隊牽着騾馬在急湍的河床上，
踢起了漫天的浪花。
偉大的抗戰啊！
中國的心是那麼熱烘烘的，
熱烘烘的溶成了一個。
岸上的隊伍，
橋上的隊伍，
跋涉着的駝驢隊
划在河心的木筏，
一排一排，
一個一個
印在潞河的的水影裡，
多美麗啊！多壯偉啊！
好一幅濃墨的圖畫。

木 藥 店

清晨，朔風吹在臉上有點微寒，
河隄的灘澤已結成了薄冰，
沁河的水是那裏彎曲地流着，寂靜。
那一道破壞了的橋樑，
在歌唱着我們力的吼聲。
馬在嘶鳴，
人在吆喊，
衝破了那一個寒冷的天。
千百農民在拆着古障的城垣，
鐵和磚瓦的聲音叮噠响，
是一個雄壯的交響的合唱。
城門外的民衆在慰勞，
城垣上的農民高舉着鋤頭叫「歡迎抗日軍」！
我們的游擊隊伍正在入城。

影痕詩作：

靜悄悄的離去	東京版一九三六
殺人交响曲	詩長征叢書之一 \$0.90
五月的農村	詩長征叢書之二 \$0.70
水 車	詩長征叢書之三 \$0.70
街 頭	詩長征叢書之四 \$0.80
黃河的激流	海星詩叢之二 成都版
血。是我們流的！	(二千行長詩)在籌印中

介紹詩歌叢書及刊物：

詩長征叢書	海星詩社編
海星詩叢	星海詩社編
詩 星 牧丁編	海星詩社
詩星選集	有恒編
詩創作	詩創作社編
戰 歌 雷石榆	羅鐵鷹編
詩時代	覃子豪
新詩源	王亞平
詩歌與散文	詩歌與散文社編
詩歌與木刻	詩歌與木刻社編

詩長征叢書之二

五月的農村

每冊定價七角

著者

影

痕

編者

廣東通訊處曲江薰風路中華留日同學會
海星詩社
總社成都東城根街八十一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曲江風度北路五號

印刷者

曲江河西台兒莊一號
曲江河西印刷工業合作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日初版

初版1—2500冊

京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証圖字第〇四玖號



\$ 7.00